



楔子

颐和园概貌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是清代建造的一座大型皇家园林，东距圆明园不远，西邻玉泉山。全园占地面积大约295公顷，在东、北两面设有官门，其中东官门是整座园林的正门。园内景致主要围绕万寿山和昆明湖展开，是清代御苑中把天然山水和人工创造巧妙融合的最佳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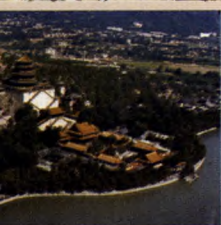
从整体上看，颐和园全园可以分成宫廷区、前山区、前湖区和后山后河区四个部分（图0-01）。

宫廷区（图0-02）位于万寿山东南侧的平地上，由相对独立的若干殿堂院落组成，紧邻东官门，其中包括正殿仁寿殿（其前身是清漪园的勤政殿）以及乐寿堂、玉澜堂、宜芸馆等几组比较规整的居住院落，北侧还设有德和园大戏楼。

前山景区（图0-03）主要指万寿山的南坡，山脚下最南一侧沿着昆明湖的湖岸设置一条漫长的长廊，从东向西伸展，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画廊。山中央建有一组宏伟的建筑，主要由排云殿和佛香阁、智慧海组成（其前身为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由南到北形成一条庄严的中轴线，其中高大巍峨的佛香阁成为全园的核心标志建筑，登临其上可以俯瞰昆明湖的浩渺烟波乃至整个西北郊的山水风光。山坡西侧还有听鹂馆、画中游等著名景点，西南角的水岸边则建有一座



（图0-01）颐和园现状分区平面图



大型石舫。

前湖指位于万寿山之南的昆明湖的大片湖面（图0-04）。湖面十分辽阔，以长堤划分成几个大小不同的水域，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条西堤，堤间以六座桥梁串连一体。水面上模仿海上三仙山修筑了南湖岛、藻鉴堂和治镜阁三座大岛。南湖岛距离昆明湖东岸很近，用一道长长的十七孔桥连接湖岸。乾隆时期的三岛上分别建有一座楼阁，光绪时期的重建设没有恢复。除了这三座大岛，湖东侧南北两端还各有一座小岛，分别名叫凤凰墩和知春亭岛。

后山后河景区（图0-05）指万寿山的北坡以及山脚与北官墙之间所夹的一条后溪河。这一带山水紧密相连，空间狭长而幽远，与前山、前湖的开敞辽阔形成鲜明的对比。后山的中央部分建有一座藏式风格的佛寺须弥灵境，其核心建筑名叫香严宗印之阁，水边还设有模仿苏州水肆的买卖街以及云会寺等建筑。在后山的东侧建有一座谐趣园（前身为清漪园的惠山园），是一处模仿无锡寄畅园的园中之园。

这四个部分的空间各有特色：宫廷区以平地建筑院落为主，规整严谨；前山区以平缓的山坡和大型楼阁、殿堂取胜，巍峨华丽；前湖区以大片水面和长堤、岛屿、桥梁为主，疏朗澄明；后山后河区以曲溪、山崖和体量较小的寺院、小园林以及各种零散的厅堂亭榭为主，展现的是蜿蜒深远的意境。同时四个部分又能有机地串联为和谐的整体，共同以山水、楼台和花木演绎出一组无比美丽的风景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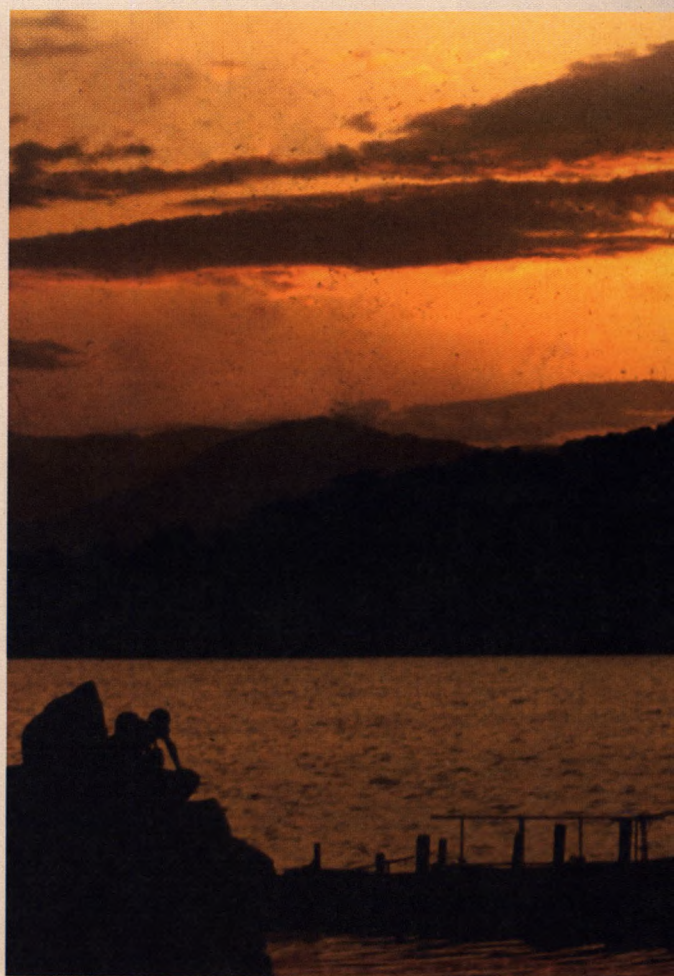
- ☐ （图0-02）颐和园宫廷区鸟瞰
- ☐ （图0-03）颐和园前山景区鸟瞰
- ☐ （图0-04）颐和园前湖景区鸟瞰
- ☐ （图0-05）颐和园后山后河景区鸟瞰

上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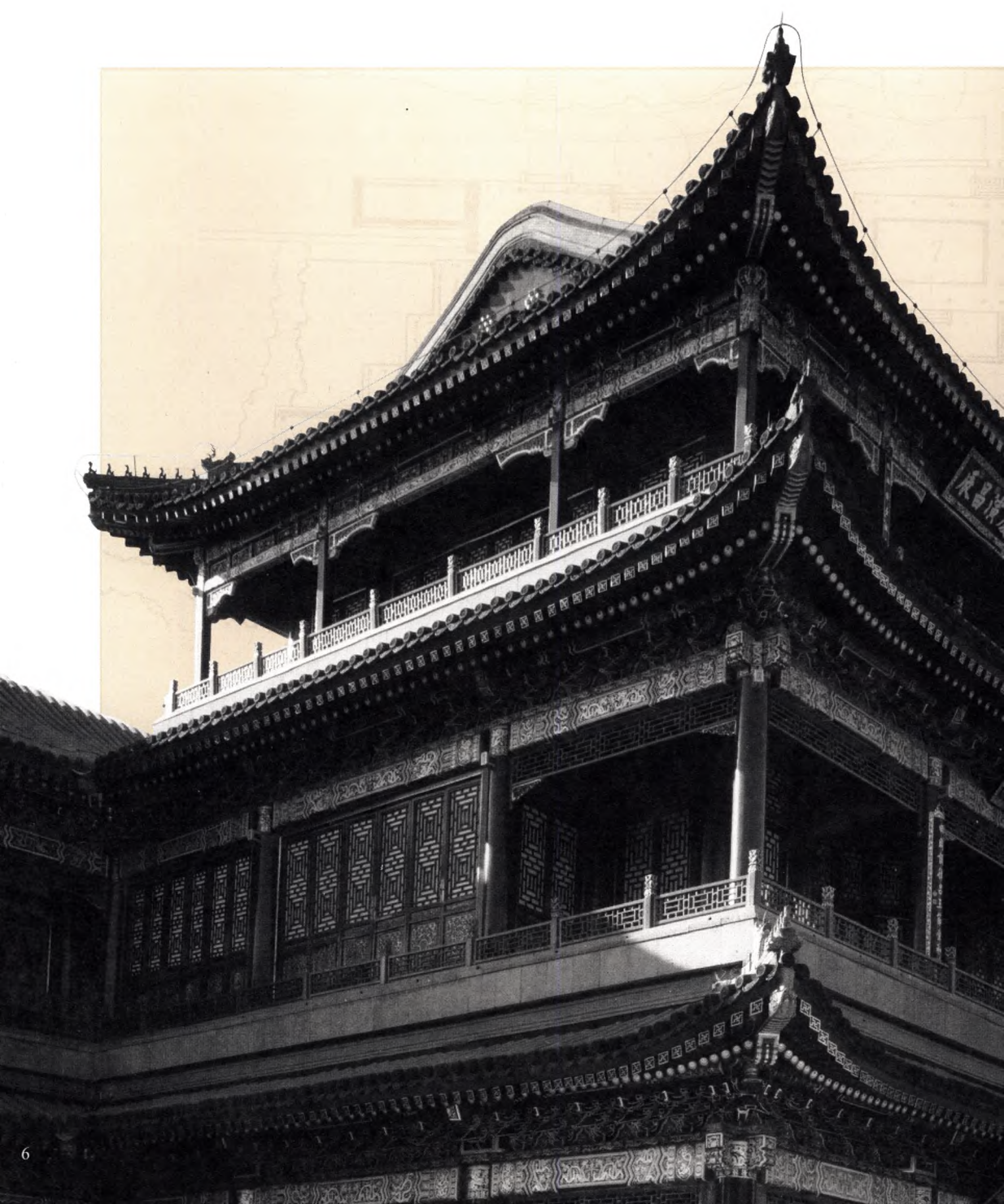
清

漪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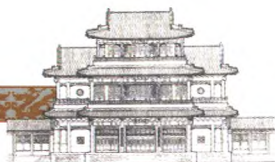


清漪园的建造 过程与历史背景

乾隆皇帝看中了北京西郊最优越的一个山水地段，悄悄地开始打造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皇家御苑。这是怎样的一片地段？皇帝为什么宁可自食其言也要建造这座新园？整个清漪园工程有多大规模？且看本章分解。

乾隆上谕

一道上谕泄露出的天机：大清王朝即将增添一座新的大型御苑。



大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是一个灰色的年份。年初到年终，全国从南到北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雹灾，全赶上了。三十九岁的乾隆皇帝弘历（图1-01）频繁应付救灾工作之余，还两次抽空陪伴皇太后钮祜禄氏出京巡幸，一次是去五台山进香，另一次是去拜谒东西皇陵，大概有请求菩萨和祖宗保佑一下的意思。可是灾害依然不断，年底的时候西藏又发生叛乱，简直是祸不单行。幸亏名将岳钟琪迅速平乱，并擒获逆首卓呢罗布藏扎什，算是为这一年画上了一笔亮色。不过就算没有这个好消息，相信乾隆帝的心情也不会太糟，因为一项筹划已久的大型园林工程已于当年悄悄开工，皇帝苦心期盼的一片湖山胜景正在慢慢地由蓝图变成现实，足以抵消其他所有的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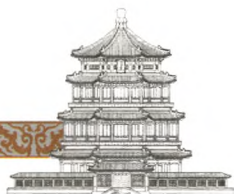
这一年的三月，乾隆帝从五台山回朝后，接连下了几道重要的圣旨，主要是分别免去安徽、湖北、山东等受灾地区的赋税，还有一道则是嘉奖抚慰正式退休回乡的三朝老臣张廷玉。就在同月的十三日，皇帝还颁布了一条似乎与军国大事毫无关系的上谕：把北京西北郊的瓮山改名叫“万寿山”，把瓮山旁边的西湖改称“昆明湖”。这条上谕悄悄地透露出一个讯息：救灾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皇帝心爱的行宫园林也在紧锣密鼓的兴建之中。▲



(图1-01) 乾隆帝画像

瓮山西湖

瓮山和西湖是北京西北郊最优美的自然山水。



北京西北郊山峦起伏，属于太行山的支脉，自古被称作“神京右臂”，其中凸起许多山峰，附近又有很多湖泊泉水，林木茂密，风光十

分秀丽（图1-02）。瓮山就是其中的一座小山峰，山形比较平缓，有点像大坛子，因此被称为瓮山；另一个说法是有一位老翁曾经在此挖到过一个大瓮，因而得名。山的南面地势低洼，汇集了周围的泉水溪流，形成了一大片湖面，就叫瓮山泊。这一带在元朝以前并不为人所知，名气远远比不上西边相邻的玉泉山和香山。元朝建都北京（当时叫大都），曾在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下修筑大规模的水系，完善了首都地区的供水系统和水上运输设施，瓮山泊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



（图1-02）乾隆帝汉装行乐图（宫廷画家描绘了穿着汉族古装的乾隆皇帝身处一片宜人的园林美景之中）



环节，以天然的湖泊兼具蓄水库的功能，也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逐渐成为游览胜地，后来又慢慢地在湖滨和山脚出现了一些寺庙和园林，为自然风光增色不少。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座大承天护圣寺，元朝皇帝经常来此游玩并住在寺中，另外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墓园也建在这里。

明朝的时候瓮山泊改名西湖，水面种植荷花、蒲苇，湖边构筑了堤坝，周围还开辟了广阔的水田，被当时的文人誉为“北国江南”。环湖增添了一些新的寺院和园林，

特别是明神宗的乳母罗氏捐资在山南坡新建了一座圆静寺，东临莹莹稻田，西对柔柔碧波，北倚幽幽瓮山，景致不凡。春秋之季，瓮山、西湖一带游人如织，逐渐成为北京最著名的郊游胜地，暮春四月的时候还举办游湖盛会，几乎可以和盛唐时期长安的曲江池相媲美了。（图1-03）

清朝初年，瓮山、西湖周围的寺庙、园林一度有些荒废，但很快就重新振兴起来，依然很受游人青睐。来自江苏苏州的一个名叫沈德潜的官员曾写过一首《西湖堤散步》诗，诗中说：“闲游宛似苏堤畔”，已经直接把这座北京西湖与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相提并论。

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在大兴土木的皇家园林正是以瓮山和西湖为核心的大型苑囿，为此在三月十三日皇帝特意下旨，正式把山和湖改名叫“万寿山”和“昆明湖”。▲



（图1-03）乾隆帝清漪园西堤御制诗碑刻
（这是一首描绘清漪园西堤的诗作，原碑保存在昆明湖东岸）



清漪园记

乾隆皇帝在亲笔所写的园记中承认自己违背了不再建造园林的诺言。



清朝的皇帝虽然是满族人，却大多拥有两个相当高雅的爱好：一个是游赏园林；另一个是写诗作文。这两点恰好与前朝的大明天子们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因为明代的多数皇帝都喜欢长年累月足不出户地躲在深宫中，无心于泉石风光，并且普遍对文学缺乏兴趣。

清代皇帝兴建园林苑囿和热衷文学创作的传统都是从康熙帝开始的。康熙帝玄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年纪轻轻就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统一西藏，同时又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开启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时代。康熙中叶，天下逐渐安定，康熙帝开始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和玉泉山分别修建行宫花园，随后又利用明代外戚的清华园旧址修建了大型离宫畅春园，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在热河修筑避暑山庄。同时很多王公大臣也纷纷在畅春园周围营建自己的别墅园林，例如雍正帝继位前的封爵是雍亲王，他的西郊花园名叫圆明园，就位于畅春园的北面。等雍正帝正式登上皇位后，就把这座圆明园大肆扩建，形成了一座新的大型离宫，而且长期在此处理政务和居住生活。康熙帝和雍正帝都有诗文集传世，其中有很大的篇幅都在描绘这些皇家园林的美丽景色。



乾隆帝完全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爱好园林与文学的传统。一方面，康熙、雍正两朝开创的所有皇家园林都在乾隆时期得到新的扩建和改建：畅春园整修之后改为太后专用行宫，香山行宫扩建为静宜园，玉泉山行宫扩建为静明园，避暑山庄增添了新的三十六景，圆明园中插建了许多新的景区。另一方面，乾隆帝又在圆明园周围新开辟了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院等四座附属花园，并利用其他旧园基址改建乐善园、泉宗庙等园林。乾隆初年的时候北京西北郊已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皇家园林体系，蔚为大观。

乾隆帝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园林的喜好，他身后留下的《高宗御制诗集》和《高宗御制文集》卷帙浩繁，字数远远超出其他清代皇帝诗文作品的总和。有学者统计过，他一生写的诗就有四万首之多，也超过了《全唐诗》所收诗篇的总量。同样，这些诗文中有一大半都以皇家园林为主题，表明清帝的文学爱好其实与园林爱好是密切相关的。

除了书法和文学，乾隆帝对绘画也颇为喜爱，并且能够亲自挥毫作画（图1-04）。长期的艺术熏陶使得皇帝具备了很高的园林鉴赏能力，也成为乾隆时期皇家园林鼎盛的重要原因。

在乾隆帝洋洋洒洒的无数宸翰御笔之中，有两篇关于园林的文章比较有意思，很值得对照着读一读。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初步完成了圆明园的扩建工程，亲自确定了“圆明园四十景”的名称，志得意满之余，写了一篇《圆明园后记》（之所以叫“后记”是因为他父亲雍正帝以前已经写过一篇《圆明园记》），夸耀圆明园规模宏敞、丘壑幽深、草木清佳、楼殿巍峨，实在已经达到皇家园林的极致境界。更重要的是，乾隆帝在文章中声明自己从此之后就不再修建新的御苑了，同时也告诫后世子孙应该满足于已有的这份遗产而不要再耗费民力另建其他园林。想必当年这篇宏文颁布之后一定引



(图1-04) 乾隆帝书画作品(乾隆与宫廷画家合作的《三阳开泰图》)



起了热烈的喝彩，朝野上下无不称颂皇上圣明，体恤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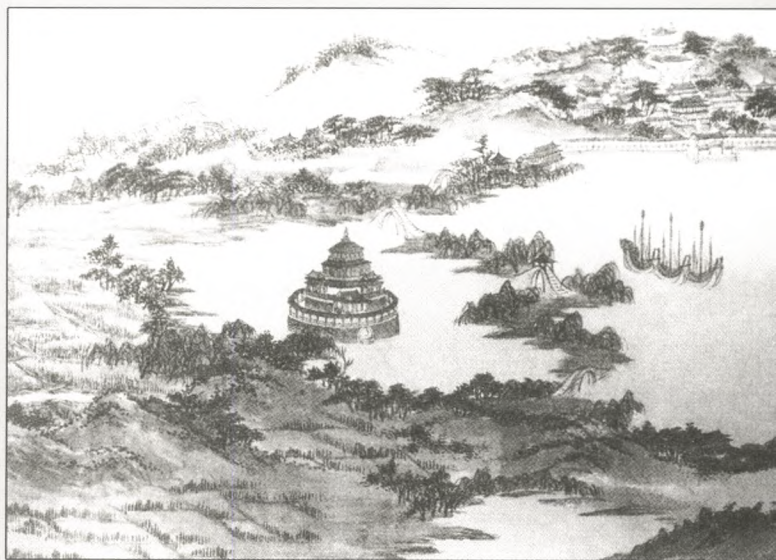
可是仅仅过去六年光景，新的园林工程又启动了，而且是在灾害频发的时期。乾隆帝虽然贵为天子，一言九鼎，但这种明目张胆的出尔反尔、自打耳光的行为到底也有些不大光彩。于是，等到万寿山工程接近完工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又精心炮制出一篇《万寿山清漪园记》，在文章中为自己作了辩白，说自己对昆明湖进行开挖整治主要是为了“治水”，进一步完善西北郊的水系，等到工程告竣后发现“既具湖山之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乎”？意思是说这里的湖山风光实在太美了，因此忍不住要建点亭台楼阁点缀一下。在此乾隆帝把违背诺言的原因归结于“全是风景惹的祸”，大概自己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只好反问解嘲说：“难道这样就不算食言了吗？说是因为治水，可是又有谁信啊？”强词夺理之余，乾隆帝毕竟还是承认这次举动与自己以前的言论有所违背，不能不有愧于心，于是又郑重声明这座新园林的经费都出自“内帑”，也就是皇帝的内库私房钱，所有的工匠差役的工资也都从内库开销，没有动用国库资金，更没有征召徭役；同时还说新园林的建筑朴素，花钱不多。似乎如此一来，并没有耗费多少民力，不算过分之举。文章最后还不忘强调一句，说自己每次来新园游玩都只是玩上午半天，中午就回，从来不在此住宿，暗示君主不会因为留恋湖山美景而玩物丧志，以此望臣民们能够谅解他。▲

筑园动机

从治水到训练水军，再到为皇太后祝寿，乾隆帝找出了很多造园的理由，但最根本的理由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真正的理想园林。



作为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能够为自己修筑苑囿之事写文章辩解，甚至还有点自我检讨的意思，说明乾隆帝比起同样热衷于大建宫苑却又死不认错的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来说，还算是开明的。他的辩白也并非全是说谎，修筑新园确实与治水工程有一定关系。





清代中期的北京越来越繁华，人口数量也不断扩张。经过康、雍两朝和乾隆初期的经营，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日渐鼎盛，私家园林也不断增多。这种兴旺的景象带来一个负面的问题，就是耗水量大增，元代建立的水系不能完全满足供水需求。此外瓮山西湖的堤坝年久失修，经常溃塌，导致周围的农田被淹，甚至威胁附近皇家园林的安全。因此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天开始，朝廷对西北郊的水系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治工程，一方面疏通更多的泉眼和水道以广泛开源；另一方面则加挖西湖以形成容量更大的蓄水库，并增筑堤坝和水闸，使得整个水系焕然一新，不但可以满足京师用水之需，更进一步形成通畅的水上交通线路，还能促进周围地区发展出更多的优质水田。新园林的建设正是在这次治水的背景下展开的，也算是与水利工程成功结合的风景建筑典范。（图1-05）

